

養一齋集

養一齋集卷之十八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家集副誦序

昔人以世有文集爲門戶榮吾潘氏其庶幾哉明山陽詩人之存專集者始自吾十一世祖冰壑公吾家之有專集者亦始自冰壑公朱竹垞謂公詩格比十才子爲軼倫再傳至熙臺公風節政績具正史不恃文章著聲而詩亦遒躒當代爲巨手所重贈省親歸里者則有王子衡荅郊壇見遺者則有何大復賀潞寇平者則有李獻吉皆四海

文章之冠冕也公中歲歸田勤于著述輯文獻志尤有功郡邑二子六谿公錫川公壽不及三十入郡邑志文苑傳錫川公三子畏軒公敦復公麟石公皆有專集嗣是以後二百餘年繼繼承承稟冰壑公熙臺公之教勿衰凡用秇文炳于郡邑志者前後十數人乾隆初又數人嗚虖盛矣德輿惷愚弗克光大先人之美先君子簡肅集無力刊行溯而上之彌多慚痛童時見家中羅列先集木版無慮數千片孤露後不幸遘禍宅舍一空版亦蕩失銜恨入髓無從控諦悲哉悲哉德輿身既貧薄族亦無顯者計見存詩集已刊未刊當有數十種乃冬旨祠堂族會懇懇咨考

則或為乾隆中河水所沒或貧苦持易升斗或絕嗣流落不省所歸嗚虖昔何盛今何衰豈氣運轉爐大率然與抑後人不持其門戶而致然也德輿每見一集必藏弆護持不復示人既又以卷帙略多恐不能奉之行篋自資紬繹或出示朋好稍廣其傳也爰別鈔副本簡于原集而先世集之存者晉萃咸在可以備行役觀玩可以通同志者乞假起衰難矣昔之盛者或藉以流衍于萬一乎莊子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雒誦之孫題曰家集副誦副誦之職子孫所荷也自茲以往吾子孫若并此失之罪將盍重大且德輿敬立此帙為傳播計出于不得已仍加意

蒐采以俟補入吾子孫若䚳爲足本不敬觀原集或待有此帙不肎繼續蒐補豈獨吾子孫之罪幷使德輿之罪陷于不容誅之地矣有志于門戶者其必不然道光八年二月之吉德輿謹序

九經人表序

班氏撰漢書斷自高帝而爲古今人表殊亂厥例表終于秦而不及漢又何爲直筆哉然使凡作史者于一代紀傳外別爲人表以次優劣褒貶之義不彌章乎惜乎徒知班氏之舛誤而不知班氏之表有善用之而得者也余謂非僅諸史當有是表卽讀經亦賴是遂不自揆撰爲九經人

表體例雖本班氏而班氏九等傷于緐兼及婦人傷于瑣
剟摭諸子寓言之人傷于雜仁智皆聖人之德無所爲高
下而高下之傷于割裂又生者乃有中人一流可善可惡
不敢豫決爾古人則蓋棺論定無可轉移上達下達義利
之閒誰能中立則其分上中下亦非也茲以義利判二塗
于二塗析八等曰聖人曰大賢曰賢人曰善人四者義之
塗也曰權術曰庸人曰惡人曰元惡四者利之塗也古哲
論人必有其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爲四等者論語也事
君人社稷臣天民大人爲四等善信美大聖神爲六等者
孟子也大忠次忠下忠國賊爲四等人師人友人吏人隸

爲四等者韓詩外傳也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爲四等者荀子也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爲四等者背𭂽繁露也衆人賢人聖人爲三等者揚子也足知此義甚古班氏施于史非臆剏余施于經非謬襲矣經之數宋定爲十三周官儀禮末序古人爾雅祗張仲一人孝經祗后稷文王周公師尹仲尼曾子六人已載佗經中今所表者祗九經經有其人事跡罕著不足係褒貶亦不書若所列有不類如劉知幾㡿班氏者則鄙人闇陋之徵也知人之君子糾之

作詩本經序

詩三百篇不盡出于聖人孔子斷以爲經萬世奉爲定論

而經之三代而下詩足紹三百篇者莫李杜若也孰敢從而經之哉朱子則斷之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旣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雖未以李杜之詩爲經而已以李杜之詩爲作詩之經矣竊怪近代作詩之人之于李杜也貌崇而心違之大李之才駭其變服杜之學憎其朴簡陋省力華誕悅俗者則懇懇然求之不衰盍心專乎唐者十無一心專乎盛唐者百無一心專乎李杜者千無一也其去三百篇安得不遠哉竊不量力輯李杜詩千餘篇與三百篇風旨無二者題曰作詩本經奉朱子之言以破近代詩人之惑或曰李杜之詩皆足以經矣子刪

經乎曰風雅頌本足以經者也以爲孔子删存三百篇者妄也李杜特後世詩聖謂篇篇皆如三百篇之足以經也余亦未之信余之爲此采李杜以斷合于經非删經拜非删李杜也雖然必溌明三百篇之義以采李杜李杜乃無憾而余于三百篇之義未之微也然則兹役也非功也罪也世之君子其閔而正焉

陸丞相集序

義理之學節烈之士二而一者也今平居聞講義理之學笑其迂闊弗適于用及臨患難欲奮其氣以成節烈此無異于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方宋之盛時周程諸君子遠紹

孔孟闡明義理之微言朱子出而薈萃表章之以為學
雖粹正無救于國之衰不知朱之末造忠臣義士接踵而
興實基于此夫德祐執而景炎立景炎殂而祥興繼上奉
八歲之君下無一尺之土以海為地以舟為國猶必死之
族百無一全危在旦夕無婦孺皆知之而吾郡陸丞相忠
烈公以孱弱之儒肩艱危之任垂紳正色視幼沖如帝天
南師不競奉以同殉甘之若飴此非一朝之節烈卒發于
意氣乃數十年義理培養之為之也上感下傚捷于桴鼓
同日不降敵而自投于海者十萬餘人嗚虖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偉矣亦程朱諸君子之功也吾觀歷代史冊更姓

改物之際無如南宋有明殉國者不可指數所以然者南宋儒者專尙義理而明亦篤信宋儒之學今之士大夫文學不爲不盛而其學愈博愈薄程朱爲迂疏空陋不足相倣傚遂致一言一動疾趨捷徑攫取勢利世方安平無事而士已浮僞不可託矣此吁衡風俗者所深憂也吾觀丞相此集詔四書一記一跋一詩一僅八篇耳然卽編正孝經刊誤進講大學章句二事觀之則知其服膺考亭之學至深且久而託孤寄命成仁取義之大節均由此出其文雖少其學與周程匹休可也昔陸宣公奉天詔書能使武夫悍卒聞之流涕唐遂不亾自言不負所學人亦以爲唐

之孟子丞相志事雖不就其學與宣公有二哉今人歎陸氏之多才乃日讀船爲叛亂如機雲者之文而無以敬與君實之學相詔勉者學之所以衰也鹽城陶君性堅卹其鄉前輩王氏夢熊所輯丞相之遺文軼事重訂補之既成屬序于余思丞相之節烈人人其間無庸論述也論其學之原本義理者爲學者勸

任東澗先生集序

吾邑任東澗先生學宗程朱此集凡百四十卷又詩文八卷以浩博未刊布其曾孫維基維垣出以示德輿謹序之曰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卒七八十

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爲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殆無一不取而則傚之朱史及二子集具在可覆而稽也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脗合乎聖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誠不爲無見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學有所不備而其德行言語政事犖犖大者固孔孟以後必不可無之人而天地人之常道實有賴之以扶樹者也且卽其文學一端言之其取禮記之大學中庸與諸子之孟子配論語而謂之四子書出全力以表章纘述之古聖人之學乃因此有程塗準的之可指使下

士見之皆如青天白日不可欺蔽此其有功于萬世之學
者至宏且遠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
之雜說轉視二子爲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于功利
邪僻而不自知也德輿不敏竊嘗謂學者解經不必專坿
程朱而程朱所以學聖人者實足爲後世法且其衞道之
苦心尤不可不深悉何則程朱之學至艱危之學也百家
衆說往往相爲依比勢若犄角而一爲程朱之學則爲老
佛之虛無寂滅者敵之爲蘇張申商之捭闔名法者敵之
爲管晏蕭曹之事求可功求成者敵之爲陸子靜張子韶
之陽儒陰釋者敵之爲馬鄭賈孔之博硏訓詁者敵之爲

馬班徐庾之文史汎濫詞章淫靡者敵之爲公孫宏張禹胡廣之曲學鄉原者又敵之以一人受八方之彊敵衝突擊刺將不保其身而終必矻矻焉成其孤志以從孔孟于千載之上而今之間人猶從而齮齕之此可謂不知天地聖人之心而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人心風俗之大患安得而不在此卽以吾邑論今猶有嗜程朱之學如東潤先生者乎父師子弟猶有以東潤先生之行與學相敦勸者乎德輿讀先生集所以掩卷三歎而不能默也先生名瑗字恕菴其學爲高安朱文端公所重舉乾隆元年鴻詞科選佚以老年八十餘卒山東韓先生夢周爲之墓表吾老友

阮君鍾瑗爲之傳又聞同邑汪文端公嘗爲其集序德輿

未之見也德輿序先生集而極論程朱者以程朱之學之

輕重不明先生之集愈可廢焉矣此亦古人論事揣本引

綱之遺意也

邛氏王氏雜箸合訂序

國朝以來吾鄉博雅士爲閻徵君百詩吳明經山夫近三

四十年有邛先生蘭成王先生仲衡者亦能考論經史余

生稍晚不及見也蘭成書滿篋所刊雜箸止十之二三仲

衡尤好論述歿後陳先生步谿刊其要而布之余每歎兩

人爲古人學不克光于時一老死羈旅一三十畢折後嗣

皆斷絕所謂天道尙可知哉雖然兩人志誠不伸而品學堅苦遺文未亾足爲庠序襟冕蘭成姿遜于學文有傷于碎者仲衡初亦隨俗製文繼乃奮求經傳旨用意太銳往往傷駮雜余僭加芟刪求其美者存之雖甚寡識然忠愛前輩自謂當如是旣又思兩人勤于學睨于天幾如一人故合而訂之惜力薄不能別刊行也嗚虖好古力學鄉國所賴今吾鄉猶復有此兩人乎猶有肎讀兩人書慕兩人之爲人者乎斯文也吾且如之何耶先生名逢年歲貢生王先生名廷佐邑諸生

山陽詩徵序

明嘉靖間先九世祖中丞熙臺公淮郡文獻志成郡守蔡
公世金序之曰上下數千載表裏三百餘人宋先代之絕
言集諸家之佚旨鈎極元淡搜窮廣遠世代盛衰之明鑑
人事得失之法程繼此興起者余猶有望德興生乎二百
六十餘年之後不肖無狀弗能纘先世功德妄擬宋嘉靖
以來此郡文獻坿中丞公纂輯之末而檮昧譾劣未敢施
手憶二十三四歲與亾友趙吉人議同輯山陽先輩詩爲
詩以要之曰河嶽英靈休摭拾毀陽耆舊懼沈淪極知聱
聚談何易略付艱難後亦身歷竟卒卒無餘日未踐厥言
而吉人于數年前歿矣丁子儉卿亦余之至交也甫逾冠

六籍皆有論述復訂山陽詩上溯漢魏下迄近人已物故者訪其全集詳其出處錄其行誼綴其軼事凡十餘年始成編屬余商搉焉余志雖弗就然天下當爲之事在人與在己一也爲書以復之曰比省郡刊行詩萃題詩徵或緐先無紀未足繫文獻若子之所徵者文也而獻實之故足資然用詩存人一二篇足矣三篇外必至精者乃錄之非以多貲也儉鄉然余言余亦與選擇役要之儉鄉搜羅出處行誼軼事之功爲大後之覽者必由詩知人得其行己之大方要由此以窺盛衰得失之故則受賜于鄉先輩者遠矣雖鄙拙如余不克續成先志亦不敢不敬用此意讀

鄉先輩詩也儉卿其然余言乎哉

篤庸室遺艸序

嗚虖此吾亾友郎璦景遽詩也景遽論詩極微故嗛不自足稾成輒撇擲久亦不記憶既卒余搜遺稾裁十三四篇之餘三歲不忍視既又恐其零亂澌滅迺出點檢其孤斗漸能寫文字命之旁搜他人之所藏片楮零字模糊斷爛反覆辨認而使悉寫焉通得詩百餘首詞數十首又求其爲詩累者爲常人其能者刪之付斗重寫定爲詩二卷詞一卷殆無世俗人言語矣景遽之學以鄭爲宗以邱爲孫意所獨至萬夫不能奪視富貴人如土壤不一挂齒頰神

貌溫煦市人滿座雜言刺耳當之無怍色或目爲懦又性不趨熱憚競科名學人愈笑其惰且拙也景蘧揚揚如常時斗室穿漏日旰或不出訪之則掩卷閒詠午炊尚未得米暇即獨步曠野中與雲鳥酬荅人目其名延之訓子弟皆驚恠所爲一二載遽歸竟閉戶索居以歿與之契者陳晉錫蕃邛廣業勤子及余三人余過從尤數文成必躬質之佗人已交口贊者景蘧獨默默余斂容請其故景蘧大聲陳其所以失不豪髮假借凡余之身心切務無不正色砭劘之其神識愈悚余或改或不改景蘧終不引嫌而噤不聲也景蘧歿余過言多每一根觸咽塞不能任此恨旣

付斗進告之曰是集也徜之以有力者其傳世行遠無疑
也汝其可弗充學問事業以光大先人之志斗泣拜而受
景遴卒年五十有一斗吾壻也

周氏族譜序

族無大小有譜則盛無譜則衰何者天生萬物莫貴于人
人莫貴于知本知本莫貴于收族收族莫貴于譜鄉曲閒
一姓數十百家祖孫父子伯叔兄弟振振蔚起顧無譜以
萃之久必落落然相視如陌路人雖盛衰也單門微族顧
能刱立譜牒詳明世系上追祖考下逮子孫俾相承續以
俟替衍立意不菲薄雖衰盛也蓋譜之大義有二我身以

上祖父邇也高曾遠矣高曾以上彌遠矣譜不立則名不可考字愈不可考名字可考妻妾某氏墓某山向必不可考忍乎否也我身以下誰無子孫誰無曾元吾之曾元吾兄弟之曾元其源則一人之身也不明譜系則對面而必不相識相識必不相聯綴喜必不賀喪必不弔大宗無後或不立嗣支子無後無譜可按序次顛倒爭立致訟仇讎百出忍乎否也嗚虖譜之有無族之盛衰爲之此俗人所知也族之盛衰譜之有無爲之此惟知本者知之俗人利是求勢是依私情援繫四海九州之人有同姓而非同族者其人足爲利勢私情計也欣然以爲同族焉立乎宗族鄉

里之中告以收族立本之義反愕然而不解曰吾單門微族也此其爲人何如者車橋周氏非巨族也周叟曙耆獨慨然知本計捌譜三卷以貽後之人美矣乎此門庭蕃盛徵也叟年八十餘神采充然不治一事獨惓惓于此詩曰令德壽豈夫振古以來有不豈弟而壽者哉

僊屏書屋詩序

黃樹齋先生輯其僊屏書屋詩如干卷付德輿校定且命爲之序序文字古之門弟子事乃不辭而序之曰詩之教嚴矣先儒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述已志持人之行也去古旣遠作者彫鎪馳騁之力至苦然于政與行

絕無與徒淫巧走聲利自溺其志以溺人之志葢行不古而政因之矣吾覽近數十年詩高下雖不齊然誠能埽積習追先民者不數人篤于古者遂憤然謂近世詩人太多實不足以發揚士大夫之學其眞士大夫殆不必詩是又豈通論哉何則居今日而有結志忠厚敘政事侃直以歸于端飭其行誼者此何人曰此眞士大夫也曰此卽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之詩體格取諸漢晉盛唐而止晚近熏染畢力剗削大抵非有益于　國之數政人之植行者則不以命筆其志之嚴如此十數年來外爲校官內爲文學侍從臣旣力持志行佐　朝廷文治比蒙　恩入御史臺

作
聖天子耳目論四海利病天下望先生指陳政事甚
大詩之復古信其餘矣夫復古非一人事也凡有唱必有
和以先生之識量揚一世士大夫之善而薦其尤後先協
心風會之古可以拭目俟即德輿之陋亦將親炙變化俾
志行日進于端厚而不獨詩受教也

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
及其能爲詩也吾惑焉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鬬博使氣三
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從事于
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儇佻之邪說

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
盛而詩敎亦愈敝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
性情者吾于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
之圭臬也晚近之詩于己矜而褊非柔惠也于人僞而訐
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徧衡之合
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
合乎此則非詩人雖晉唐名家照耀千古者吾亦唾席之
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于詩者必如此乃有用而無害
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此後世論詩者岐途百

田積筱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售則均之可㧞雜摧燒之也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永豐郭儀霄羽可論詩獨與余合遂一見稱莫逆觀其人溫溫然侃侃然庶幾哉柔惠且直人也觀其詩居家尚孝友結友貴觀亮其論當官厰衆一以剛方豈弟爲本蓋羽可之可傳者人而詩其餘也然性情如羽可亦未有不能詩者晚近以詩爲本以人爲末詩遂無足觀觀羽可之詩詩之本致灼然可明然則羽可之詩又不可不汲汲傳諸天下惜乎余之力不足以傳之而羽可必屬序于此鈍拙之士則羽可之能爲自求其性情之詩其亦可驗于此也

姚梅伯詩序

詩非他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而由唐宋迄今詩集日多序詩者亦日多皆竭力求工于詩而序之者亦力稱其工也今將與人游乎高山巨海之上問人曰山之雲海之波有工拙乎其人必笑今夫人之有詩猶山雲海波也而求工則何也夫較人于山海其渺小甚矣然性質之高偉廣大可以什伯倍于山海而其次則猶可以爲山海而人特未之知也然則詩之是非安辨辨于人之是山海非山海也云爾其是山海也則其言語爲大波大雲矣其非也則終身局局于一波一雲而猶非其眞也四明姚

夔梅伯與余交數年其性質渾樸動于天而不參以人爲其人殆可以學山海者也乙未夏以詩集示余戊戌冑遇之都下復觀其近作謂之曰子之詩近矣不求工矣夫詩有百病而莫病于求工何也求工則必非山海可知也梅伯遂屬余序余笑曰余之序不能極稱子之工而轉以子之不求工爲進子能甘之子之詩將必不工矣子能甘終身之詩之不工子之詩乃眞進而子之人其可以爲山海無疑矣梅伯曰有是哉請緖其言以要諸與日

江龍門詩序

道光辛卯壬辰間余客都下喜與四方之士論詩每謂詩

之風旨必以澹泊靜正爲基本而後發攄其才氣不流于淫靡縱誕爲人心憂廬江江龍門獨韙余言後二年冬復相遇都下交益親其爲人神鋒挺邁不可一世顧篤好余文字盡出其舊作屬審正余思古偉人之著見于世蓋皆不以詩龍門年壯氣盛方切究當世務思拯民疾苦副國家取士之意嘗手挽游衆車走二千餘里來京師又時與勇夫材官習刀矢技擊求史冊中名將訓練攻守之法深疾文士秀羸偏于鉛槧無實用然則龍門何必詩也然龍門以盛年舉京兆行登著作選詩亦其和聲鳴　盛之一端而龍門之詩又實斷合乎雅音不妄逞其才氣亦易

得而無傳也去年冬龍門挾姬人徧游杭之西湖諸山歸舟過采石攝衣夜登大風起叢薄姬窕有虎龍門撫劒長嘯岳谷震動其詩劇豪宕可喜然余尤愛龍門言少讀書龍眠山中積雪霽月萬籟岑寂諸峰皎然肺府空潔無一物嘗語龍門此吾心至靜之體亦詩之高境也序龍門詩復慨想以之

伊猗君詩序

古之交也以道義其次文赪其次意氣其下勢利余家居數十年良友不過二三人晚數游京師朱門廣筵之上華纓玉佩塡溢四座勢薰灼耳目吾慮其爲市也趨而去之

交衢狹巷馬首偶接傾蓋與語意偶合符遽盟金石栖酒數行脫千金爲餽荅倚託妻子可質泉壤此古之擊筑屠狗之風凡幽燕之士以氣雄視一世者哉然片言不合釁生睚眦讐其終身者比比有之吾又怖焉長白伊二猗君生長朔方大父爲副將立功邊徼開宜其意氣橫飛雄快自喜獨潔戒馳軼容止溫溫然爲詩淸微淡冶如幽篁孤花不求表襮于世余愛其靜也與之數往還別數年寄詩歌相慰勞造其居陋巷敝椽殘書數百卷而已舉于鄉垂二十年不得一官益無斗米嘯詠不離口道義之氣益然達眉目之人也其可交又非徒文埶已也吾見四方士多

矣才力氣勢勝猗君十倍者何限然終念猗君可恃耳猗君齒方壯異日未必不通顯卽終不得志于猗君矣損謚恨余將歸老江湖茲茲天涯合并無期序其詩𢡟惘不能已云

晚醒齋隨筆序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爲風尙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爲風尙而行亦衰夫勝國之士聚徒結社爲名高而汙雜囂譁蕩裂防檢之士多廁其中今旣痛懲之矣而學之不講聖人猶憂之今惡之者何也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如是則可矣若其人爲講學之人

則其之羣公卿老于文學者輒作色非之恐人之不帥也又取宋元以來講學有大名者糾其迂執疏陋以為瑕尤大書深刻詳示海寓于是為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偶一關慮卽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亦未有敢相詔告敦勸者況師友間哉風尙旣成轉相祖襲牢不可詰天下之士遂眞以會色為切己廉恥為務名攫利祿為才賢究義理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計絀獄訟繇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嚴氣厲色督之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卒不知由于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深疾講學成此風尙而士

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爲今日計士誠不當聚徒講學蹈勝國餘習然其窮而居鄉達而居官有志于立言者于漢唐諸儒後兼取宋元以來講學之書纘述而申明之以救數十年詞章浮華考據識小之病使人知有禮教名節不至陷險邪而乖我 國家之治化未嘗非中流之一壺也太倉盛子履爲吾邑校官慨然念乎此箸書曰晚醒齋隨筆自警其子弟余以謂有益于天下之士矣又宋人講學語錄實沿禪家名此朱子之徒之過非朱子意也子履書一洗語錄舊習整雅似劉敞弟子記明覈則劉荀明本釋也雖然修辭之美非子履

所重余竊窺見世士風尚與子履著此書之本指而書之

如此

養一齋集卷之十九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贈張幼塘序

吾嘗讀伐木之詩想西周盛時故舊燕衎之樂其二章于諸父諸舅之尊于己者概以友聲叶之以聯其纏縣唱和之情于不容已要以迨暇飲酒爲事而無復有乖忤遼闊不得啚其情之悲嗚虖何其和平而入人心也後世故舊之不逮古也其相親近者或閒以嗜慾利貨貧富相權得失相爭貴賤相忮益卽無日不燕衎而欲一夕之足以合

其歡而釋其陰私之芥蔕不可得而況足以感神聽乎其相闊遠者愈漠漠焉耳矣哀哉伐木之詩亾而朋友之道息此風俗所以不厚人心所以不祥而獄訟所以緐滋也張君幼塘吾從母夫也德輿幼失母肰習聞母之與從母也爲從父姊妹同歲而生同室而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日離既嫁遂不相見不相見二十年而吾母卒矣又二十年從母康甯如昔時君精力彌健而吾父之卒又已十有四年竊自慜天之不弔以獨罹此戹也君之祖母爲吾族祖姑父郤母郤皆係屬不忍忘顧衹十年前一見君遂別去悃悃至今其爲人讀書斳通大義不屑爭科名性渾而靜

嗜飲不問家計吾嘗發狂論謂世之可與飲酒者甚希蓋居心不淨並飲一席令人鬱欬不爽如君者非獨動吾親昵依慕之忱即飲酒一端亦足使吾徘徊而不置爾奈何室之遠也丈夫不能立德業光親鄉奔走衣食致終年無暇日讀伐木卒章所謂迨暇者皆虛辭耳雖然吾不暇而君甚暇又新得吾胥池舅氏爲之鄰其平居稽酒從容足樂也吾終當浅弃塵事乘風日之美杖策百里外侍一夕之雅讌有酒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雖不勝桮杓尚能爲君歌之

送郭景遷序

天地陰陽之變人事物理之常江海山嶽之雄鉅艸木昆蟲之細瑣吾與景遷靡三五日不言靡言不涉至瑣切足以互徵其譽讀今景遷偶然之別又奚言顧以爲無可言則平日之言皆冗贅支離也以爲有可言則豈特今當有言且繼今而言之不已未爲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也雖然徒特乎言而已矣則吾與景遷比年來固絫絫言之而彼此無驟進者何哉蓋講習之爲道也道之半也孔子憂德之不修而後及于學之不講卽繼以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徙義改不善皆修德也故講之爲道特半也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爲貴繹與改非朋友事也故朋友之于身亦半也
夫兌之爲義也說而其爲象也口舌吾與巽遜若不從繹
痛改而猶常以言之爲樂是雖貌似乎朋友講習之益而
直求說于口舌而已矣聖人取兌之本旨哉兌以一陰
說二陽陽吉而陰凶戒說不正也庸詎知吾與巽遜之日
相賞析而詰難者非說之不正也陽德之正也以剛剛莫
大乎反身而莫迅乎改不善兌初爻之所以剛而得其和
四爻之所以介而有喜也然則惟德剛故情正惟反身故
道全巽遜行矣苟能日起而振迅之繼此言與不言而天
地人事流止動植之理將全在于反身之中而無不盡不

然吾與景遽相蔽于其半以自棄讀書三十年從事于口舌間爲巫爲妾悲哉悲哉

送蘇生序

道之與俗所爭幾微間而不可以形跡求士纔知讀書每指意所不愜者曰俗人俗人嗚虖讀書非遂可免俗也自以文取士以來父兄師保罔非以名祿氣勢望讀書者而天下百塗遂莫俗于讀書而其顛襲而不可革也葢將數百年是故士之免俗也難蘇生者生長鄉曲之中悶悶然一俗人也予一接其文辭議論卽驚其異于衆近則并以文爲不足爲而眞有意于讀書也異日之必能免俗者非

蘇生誰哉雖然文與道有本末而無彼此蘇生徒知文之不足為而所以為文之本者茍不置力焉即置力而徒枉于讀書焉則俗不能免而書且不可以讀夫蘇生天質淳朴患氣不充目黃唇直曰士不可俗俗便不可醫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不俗矣夫臨大節而不可奪所謂能充其氣者哉然大節不可猝備其備之也于平日始今讀書談藝之士平日處心積慮混混焉隨俗作計較而強顏謂人曰吾大節乃不可奪則雖激昂張大其氣而俗之中于心也彌甚孟子曰是積義所生者平日之力也積義非特養氣之本而亦知言之本蘇生挾其淳悶之姿入世而與鄙

詐者游雖物所不能傷而吾患其爲誠淫邪遁所愍以自損其氣也然則欲求免俗之方黃魯直之言特要其終而孟子乃能幷其始終而一之苟如是卽讀書爲文均無害其爲不俗而又何屛焉蘇生旣歸知免俗之原于養氣而養氣之功發明于孟子則道俗之界舍讀書其又何以求端而用力也蘇生名浩養吾其字予以養氣之說進亦蘇生之父命名之義哉

送耶勤子序

居常惟古之言别者至于忘奪神駭心折骨驚何其言之甚歟有兒女之仁而不裁制于道也乃者勤子厲賜之行

予亦有之勸予年五十餘爲同省校官非老病非遠謫奚
啻爲日不然校官乃有職守罕遷擢而貧者也三者皆于
歸計不便則雖六七百里之別卽數年十數年之別以數
年十數年之別而施之齒將六十之人而予又早衰而多
病甚啻人情乎憶予十六七歲初識勸予氣皆葢一座二
十六七歲假館勸子之鄉無十日不敂勸子門邪正萌枿
幽明竅奧兩人豎議所及仰眉抵掌風發泉注雷輥電掣
時俗譏語一笑而麾之無敢枝梧者童子秉燭屛息候檐
下必雞唱乃返門外謫者九起兩人奮不顧然兩人或靜
坐斗室終夕默默屋內如無一人若兩人三月不見卽相

念切骨肓目目皆有病旣見或互求所學之短交相責交相泣泣已交相噤而不踰時又狂笑奇辨縱橫馳騁聲震屋瓦屋內如數十人聲甫宋則又聯袂接踵求人跡不一到之地炙赤日踏泥濘甚雨積雪對航荒寺爲竆日游游至于病而未嘗悔也嗚虖意氣之盛如此今勤子所往輒齟齬兩鬢皤皤然予亦百無成就日杜門從事藥物當是時兩人方顧影悲懷謂不能尋前十數年之樂柰何重以別也雖然勤子不憾予作齋西木石記乎所謂木石者非枯朱殭制之謂凡爲吾之所不能不爲者盡其心不動其心而已勤子此行庠序敎學之間盡心爲之而相忘于倦則

樂亦油油然生矣吾聞鳳陽多有明勳臣遺蹟勤子頫仰憑弔激昂浩歌必足以追還前十數年之意氣又聞雲毋山逍遥臺是彭祖所服食莊生所寄傲也長生不可學無何有不足訓若養氣以葆和聖賢不能廢也若勤子守此甚戚者不肎裁制于道老病必相尋而至程子所謂不學即老而衰者也勤子必不然也外人以謂勤子之女新嫁爲子子婦此行也若有所甚念乎此者則又專以兒女之仁度勤子此勤子所一笑而麾者哉

劉宣林八十壽序

予數往來江甯其風尙緜冶人文秀峙有六朝之遺媟或

疑敦愛土物講求先民夷粹之行者寡焉是又不然予嘗登其南郭浮圖下瞰其形勢大江自西南來帶城而東羣山四周遠近相拱揖其淳固之氣非獨爲都會壯觀意必多有韜含光華緜祿貞粲之士淡藏其中而吾特未之見也歲戊子十月以年家子禮見劉君宣林其氣貌樸厚姁姁卑飭甚于幼少度其有隱君子風已而與其子恆胥富胥定交京師皆謙約自將不敢失家法又時時于其邑人所得君爲人之大方葢年未及冠即游吳越開業計然之術者五十年然人視之儒者也雅嗜讀書嘗別錄儒先精語用自省克事親曲備所嗜奉巨資聘師訓子家中落不

改尤好周人貧乏之負責者不克償雖千金券焚之與人約不爽晷刻或齮齕之亦不校曰尚氣之事虛憍之名吾終身無取焉予以爲向所謂韜含縣祿之士乃今一遇之今恆訔已攝安東校官富訔以直隸縣令需次所以及人者將不可窮量皆君之教也年登大耋婆娑鄉閈中行三四里不扶杖夜分觀書能作細字其德氣龐厚天祐啓之者必宏且備富訔旣嗣其世父然以親兄弟同鄉試榜者是年惟江甯劉氏人皆豔之君顧督勉不少衰曰偉矣哉讀書之事區區科名非可竟也君信嗜讀書矣吾徒將講乞言之禮焉其郎以是自厲且歸而各厲其子弟可乎

魯特山七十壽序

傳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信矣哉往余聞吾邑文學魯翁特山有夷粹行僑居漣東窮海無人之鄉不希顯名淵然有以自足顧未之見也道光丁亥見其子一同于郡所爲文章遠騁高厲不可一世言貌溫厚若無所知識余大歎服因謂非獨子賢其父之身教可觀矣乙未一同由副貢生舉鄉試明年與余會試皆報罷僦車南歸逆旅中從容言曰子志宏遇嗇悲歌忼慨欲救一世之頗𨁝猲痒顧于一身則忽之須髮白十六七寢則聞呻吟聲日旣出憂思勞頓不肎休甚非所以養性命也家君今年政七十膚革毛

髮校子猶壯盛實不曉養生術但沖澹自適耳嘗自言三十許時親串或謂人當苦思治生產從之一歲頭半白復遇一親串言誤矣枯菀分也乃大悟順逆之境不以心將迎終歲陶陶然擥鏡自照白者黝矣今產不及中人伯兄課耕穫一同學子脯脩佐之家君百不問婆娑書畫閒不自知其貧且老語未終余憮然曰甚矣子之愛我而尊公之不可及也一同復曰一同兄弟欲爲家君七十壽冀得一序壽序非古顧震川集多載之敢以震川不辭者請其可乎余曰諾旣歸體中果甚憊藥餌不去手益思一同言復歎曰晉翁雖不屑世故而一同豪于文篤于性質佗日

大有所見于天下皆得之其父然則翁不用之用偉矣夫豈遯居荒遐自私其身以保耆長年者哉因力疾爲文達之一同非姑塞所請將以風世之驅逐聲利以自戕賊與不知燕翼之遠謀者

山陽潘德輿彥輔

記

木果軒記

與客步于庭庭有果房𥎊𥎊于木客指而笑曰木之爲物皆夏華葉而秋則果子之年冞矣果之時也子曰惡何言之易也于易乾爲木果乾以大生之心布于萬物非獨木之根榦華葉皆乾也非獨果然根榦者華葉之本果也者又根榦之本也夫果以華葉之餘而又爲根榦之本由前言之是體之用所謂顯諸仁由後言之是用之體所謂

藏諸用顯諸仁藏諸用誠之通復在乎是非乾無以當之大哉乾乎象以木果不嫌于不倫是聖言之妙也讀易者觀象而有得焉其在一身非精義安身利外而養內德盛而仁熟不足以為木果也其在一家非繼志垂緒遹追來孝以燕翼子不足以為木果也其在一世非獨立不懼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足以為木果也造化之權輿斯道之砥柱子何易言之雖然木果之實不易副而又不可不學也不學為木果則人心幾乎息矣于易四月為乾九月為剝剝之碩果不食乃純乾之陽不能盡猶天理之在人心者不能炏也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盡于上則生

于下明乾不息也然觀易于一世之氣化則有自然之碩果觀易于吾一人之心有碩果乎否乎吾懼其爲復之上而不能爲剝之上梏之反覆則迷而不復而心死矣可不大哀乎故學不可廢也客曰何以學之曰乾爲木果艮亦爲果蓏艮成終而成始果蓏亦艸木之終始也剝之碩果卽艮之一陽分于乾者也乾之純粹也難學者其從艮入乎艮止也止其所也學者求知止而得止則艮之篤實𪧐是乾之剛健亦庶幾𪧐是乾誠者也艮誠之者也誠之則復其心之體用亦可以自成而爲物之終始矣木之神不二艮之果蓏乾之木果一矣然則木果之實不易剮而亦

惡可不學乎哉客去遂以水果名其軒而次問答以爲之記時癸巳九月

耆一齋記

莊子曰天地之耆也一程子曰涵耆吾一耆一同乎曰不同莊子之一寥天一也無何有之鄉也程子之一所以行之者一也擇善而固執之也由莊子之一至于墮爾形體杜爾聰明由程子之一至于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異學正學如水火黑白矣或曰莊子之耆一也易程子之耆一也難何也曰異學之屏棄事物歸于虛無者豈有佗術哉皆告子冥然悍然之類而已矣夫此冥然悍然者苟疆制此

心而旋即恬然有以自適故叔世不悅學之徒歡然爭趨之故難而易也由程子之言則必始格物致知至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天地萬物之理皆知止得止而後有一之可養焉其間節目功詰魁閎之儒終身亹亹不能盡故易而難也且一非自外來也誠也所謂養一非以外物養也敬也誠敬之理天命諸人以各成其身故曰吾一也不求養一則耳目心思樊然淆亂自失其所以為人自失其所以為人則自賤而為物可恥孰甚焉魯哀公蠢愚者也孔子且與言行之者一而策之曰知恥近乎勇甘于頹廢頑不知恥而後不求所謂一不求所以養一知恥而求養一則

近于誠矣或曰孔子言一不言耆一而程子言耆一何也曰孔子言一卽誠程子言耆一卽敬敬者未誠而求至于誠之方也卽孔子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者也卽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孔子程子之言一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其爲物不二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欲爲善而多疑畏紛馳者皆未識理之至一而欲以佗塗自立而不知一之外皆荆棘圍國不養身之大者也故周子曰一爲要也或曰老子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聖人裒一爲天下式不亦數言一乎曰老子之一卽莊子之一致虛極守靜篤而已無所爲敬也故習靜以

爲一必浸淫于老莊釋氏象山白沙陽明之學是也居敬以爲一則擇善而固執孔思孟周程之學是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易之一天地之一也繼之者善也書之一帝王之一也執中也主善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養一者即主善云爾主善則動亦一靜亦一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一孟子所謂得其養也不主善則德二三動罔不凶孟子所謂失其養也得失之閒敬與不敬而已矣余書室以以養一名余之身心未克一也詳疏養一之義爲記大書于室之壁明天命之顯赫責聰敬之緝熙以觀其自養焉

彊恕齋記

六經述聖人之道淡奧廣博不可殫究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訓人簡切如此予嘗約而求之葢祗孝與恕兩言而已弟必裡于孝忠則實其恕者也若約之又約焉則祗恕之一言而已何也人苟能孝必不敢滋一念之惡以忝其父母是孝爲百行之原而人苟能恕則必就己之心以度人之心而曲體之是心也以之事父母必孝以之事兄長必弟以之事君交友必忠信以之待妻子僕隸州里蠻貊必敬且和而百善將大備然則恕也者又所以求盡其孝之要道也孔

子之教子貢也一言而終身行惟在于恕是卽兩言一貫之旨亦所以祖述堯舜之孝弟者也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故不求孝則已求孝者斷斷不出于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皆此義也此義不刱于孟子孔子于子臣弟友歷歷自考卽違道不遠之恕亘古有佗哉夫古昔聖賢相授受之道如此其約世猶不行者非恕不易盡乃力未嘗盡也力未盡者知恕爲至美而有我之私閒之惟聖人無我下此則必彊克其有我之私而後可以行恕顏子所以施克己之功也

顏曾孟一也平居晏晏迂聖訓惜己力飲食居處勢位富厚祇知有我誠大得也至于親戚交叛人世不容悲悔慚恨生不若死將如之何然則彊恕也者至苦之功而實大適之境也彊之則入于聖賢不彊則入于罪戾聖賢不易爲罪戾亦當避大彰明較著者也吳興陸生學于予予名其讀經之齋曰彊恕爲記以勖之盍予實欲彊而未能而皓首無學猶不甘以不彊終焉者爲此記亦以自訟云爾

車橋文昌宮記

客告予曰事有一轉移閒而其利溥者感應之故非人也神也予曰若何客曰山陽治東四十五里爲車橋其地數

干戶枕淵水居數十年前儒衣冠者數輩而已其東一里許有尼菴曰詹葛林鄉之陳氏建施田若干畝尼不謹觴售其田又堪輿家言不利于鄉之讀書進取者陳與鄉人議逐其尼復其田改祀文昌神延僧居之舉其菴與田屬之公聞于縣此乾隆五十年事文昌宮既立讀書者日多游于庠試于省進取之徒十倍前日非神力曷至此予曰唯唯否否予聞世之人捐金作佛事斤斤求一身報亘今陳氏爲一方文運計公厥所有昭明祀事此人所難也若子曰非人而神吾不知之也謹案史記天官書斗戴筐六星爲文昌其星一曰上將至六曰司祿止漢志謂五曰司

祿晉志謂四曰司祿皆文昌也其在朝廷祀典則唐虞禋于六宗周以標燎祀司中司命漢律祠祀司命皆是而士乃敢祀之者司祿之遺意日近人信道書之言雜以梓潼神張亞子事爲文曰陰隲明其前世敎人朝斗拜佛皆二氏語儒者所弗道今子又謂一新其宮而讀書進取者由此而盛是子開天下以事神求福之漸而讀書者皆當禱媚爲進取階矣若堪輿家以形氣相首尾度城郭室舍漢志所謂形法六家者事又足訓乎哉夫萬物之轉移也皆人之氣機有以鼓舞乎其中而鬼神術數亦所不能外方此宮之未立鄉之人非不知文昌之神也然而千百家之

中好讀書者一二人其氣不盛則其爲效也不神迄乎易佛寺而祠文昌也吾知非徒神其神而已必人人之心皆將以誦讀爲正業詩禮爲輝光感激奮起其氣極盛氣盛則感之者亦盛而非杳冥茫忽之能轉移乎人也予信神力而屈人事子欲人善讀書邪欲人善媚神也客曰然則文昌不足祀矣予曰否有其神則其神亦靈要之人得其道而神從之神不舍人以爲靈也比閭鄉之人稽謀于衆復治其宮楹桷榱廇牆垣黝堊煥然新矣使讀書者愈多而愈式廓之射有圃講有堂以爲一方多士藏修息游所稽古之勤樂羣之廣交厲其氣相與有成利豈徒在游于

庠試于省哉吾見禮敎大隆賢哲輩出所以羽儀　朝廷
垂範鄉黨者將溥其利于無窮也人自求福柰何于堪輿
禱媚求之客辭塞而退鄉之治是宮者欲述其緣始與其
感應之故予卽書與客問荅者以爲車橋文昌宮記而勒
石于其宮之壁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一

山陽潘德輿彥輔

書

與耶勤子書

昨論管仲晏子蘧伯玉不死君難事未悉復申述一二質之左右管仲事儒者各持一論近儒謂一身之君臣小華夏之君臣大此曲說也僞家語謂不成爲君臣者尤妄鄙意謂三傳無糾小白兄弟次序而程子以糾爲弟此定論若莊荀韓非等家以小白爲弟則管仲亦一魏徵自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豈小諒邪孔子盛稱其功未復

反言揭明則子糾之爲弟不當爭國可知不得以諸子疑
聖經也夏原吉蹇義楊榮等舍建文而事成祖其罪在魏
徵上晏不當以管仲比管仲始誤爭國相桓非罪也晏子
不死明于社稷與君重輕者非逃死也使崔慶殺之忍苟
活耶其不能勸景公討賊則誤其不死君難則合乎聖人
之道也聖人言殺身以成仁蓋生則有所愧也而後死莊
公弒而嬰生非嬰所愧者故可無死若蘧伯玉之事吾始
而疑之繼且非之終則得一解焉而大悅之爲人臣子將
有放逐其君者吾不告于君但去之而已矣則安用臣爲
伯玉不當如是也是以疑審其言無一言稱其職也乃沒

然非之矣終則曰伯玉孔子所謂君子也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此去獻公時亦遠矣夫未仕之與仕天地懸隔未仕則亂邦不居誠君子仕則見危授命而逃之乎伯玉而不明乎此則大惡也已何但未能寡過哉且孔子第取此保身遠害之一人以亂天地之經必不然矣故曰未仕也未仕者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事亦奚不可者此吾所以得一解而大悅之也朱子注論語第實之以不對而出而不明其未仕愚意則以未仕爲卷而懷之不必以不對而出爲卷而懷之也而意亦隱括其

中矣是否合經望示我

答楊露滋書

露滋足下昨以近所作文奉正謂必得裁削轉辱獎譽過當愧甚又自遜無可引掖謂當彙寫所作往求當世巨手爲指迷破惑之要僕雖鮮識亦當感激奮發去其愚柔自致高遠雖然僕籌之熟矣僕之才短學陋使局局于宗工大人之側出所爲以求規臬微特有拒而不納之辱卽僕亦烏能妄求之夫才不可强能學亦不可一蹴至僕擬古今以來其以文特立于百世而不僘者大抵淺積厚累用力勤而期功遠不敢沾沾自喜急自貿于世以希聞譽若

其是非得失之故返純去疵撥原窮委之道皆作者一身
事佗人有不能與焉者雖千百茍屈莊馬竝生于吾世而
吾之才分學力各有以自致不得乞其一日之靈以省吾
之功而況下此者乎且僕之孱瘠斂氣以察當世之巨手
豈自今日哉謂夫世果有之雖無與于吾固亦斯文之大
幸也乃其淺者科名得失蟠屈其胷臆曩所誦習者不過
齷齪茍且之文展轉汙泥中不能脫其高者執三寸之管
以評衡四方才藝居崇高發雖辨馳騁古今聳動遠近鮮
不合理致及其斟酌去取提擢特達之材則惛惛然玉石
混焉矣世非無可為之材若斯者亦非始哲而終闇良由

所蹈不純則所見不晰自造者不尊故取人者必下也況夫牢籠三古雄跨百代有拯衰之力無徇俗之心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然則僕將何以求之噫夫正聲微茫于今數十年僕每念斯文之𡚁忼𢡟奮袂不知己醜及觀己所作亦微體自引蟲鳴艸閒目又焉識文章之道何所窮竟乎自茲以往僕且閉門讀聖人書十年乃言文事若手挾一編求當代之賢人傾望以揚其區區不足重輕之名雖僕鄙賤亦引爲深恥而不屑爲者誠知其無益而且有害于僕者大也實荷足下親暱敢發其狂言足下其察而宥之

答丁儉卿書

儉卿足下覽足下書狂喜旣幸㩀賞識者不謬又以僕之鄙賤鄉黨所不屑道足下獨拳拳指過失極論其狂誕之病撫几擊節感足下遇我厚也僕年來愁悒無聊誠有如足下云者若盜名而爲僞則𦤶𦤶不敢果如是是學之耶
屢也足下當豸絕交不必進規矣然足下于僕非有積纍累舊之誼相見不數四子友生所偶見足下文詫爲罕有作詩歌相激勸亦非有淡德大義足以感動足下者遽能不憚激切如此足下性天忠直可見矣且足下十七八歲童子㠯世之少者嬉戲之不遑卽稍知塗澤文藝規考校

得失猶惴惴不敢自許況敢論列佗人之失直以古人相糾督哉吾又歎足下氣之盛識之鉅也足下樹立可量乎哉雖然樹立之道氣已盛求其養識已鉅求其充天性已忠厚求所以保全之充其識在窮理養其氣在不爲不義保其心性在日日知非改過今足下自謂窮居寡嗜慾以僕私心過計猶謂是十七八時不涉外務故其天未漓自年長事紛外物鬭進足下卽力爲古人而摯制者不能無今人也夫理定者乃不絕俗爲高故世有閉戶而非善人知交滿天下不害其爲獨立之士者然而年至二十天人戰勝時也從乎古從乎俗在此時矣足下規僕至剴切獨

其末以天祿白虎爲僕勉僕不能無疑焉古人出有用于
特處有用于後世足下既言之矣區區校定章句之儒其
用何如也見其大者又以小者汩之吾故慮足下識未充
氣未養將牽制于習俗而以數典逞博當有用之才爲富
貴榮祿券也古才氣之士坐此病心性多矣足下未嘗讀
史省其害邪僕之齒且壯行墮言厖不足砥礪極求篤實
恐亦不能逮荷足下高誼輒推論之以爲助亦小雅求友
嚶之義竟不病其戇而懃督之

與郭景遠書

景遠足下 在家十餘日酬應不得息心甓甓然弗甯抵館

舍淡泊心無所屬彌不靜乃日讀書以治之竊以爲治心之法莫捷于讀書枯坐問心心愈不測其所之鏡之以書而僞者出妄者出雜亂而無紀牽誘而不安剛愎而不悔疏惰而無用者皆出乘其出而治之是故書者諸惡之讐而心之師保也足下心境朗而絜安而和過僕遠矣然足下若不勤密讀書吾恐足下之心將入于疲怠而不可用泗濱之石爲磬嶧陽之桐爲琴材非不美也然第懸于庭陳于堂而無以戛之撫之則石且日就于泐木且日就于腐而久必不調也吾故願足下戛之撫之者以書爲端也足下若以讀書爲科舉博覽文辭計乎非徒足下所不屑

僕亦惡之夫爲科名計者鄙夫之販貨也爲博覽計者貧子之貸錢也爲文辭計者野人之學都市語也三者毋論求之未必得也卽得之已累吾心矣僕近于文辭亦不敢多爲之以爲文辭成而善者勸惡者諷卽小喻大卽此見彼而其益不窮于用者乃讀書以治心者之文辭也若性情不通明無所勸諷以施之用皆廢物耳卽以爲失其本心可也丁生晏昨以書來規僕勸其養氣而練識無惑于世俗之文以固其敢言忠直之美張兩生文辭日造高朗僕誠之曰此不足恃也惟讀書而治心則文自昌矣夫人一日之中不識前言往行則心無所入無所入則不入于

子桑告子老莊佛氏之流必入于聲色貨利富貴名譽之塗而不之覺也則其躄躄然弗甯者將以之終其身也僕之言當否未可知若足下無所以交相勉者僕尙何望焉

答阮次玉書

次玉侍者物之數有萬也而自立者賢松柏等木也騏驥等馬也樗櫟駑駘觸目皆是安知其不自以名材名馬豪哉然而名實卒不可遁者自立不自立之異也惟士亦然飢寒酸腐者非自立也置身靑雲自立乎豐腆鄙僿者非自立也文辭彪炳自立乎尋丈尺寸之不同而同于樗櫟百里一舍之不同而同于駑駘略其大同而旌其微不同

以號于衆曰吾非㒒櫟也駑駘也識者笑之夫士能自立而不爲有識所笑者無佗焉曰知命以養氣何則士之所以不克自立者識奪于利害也窮士年三十不得志于科名則悲憤誹議猖狂怠棄之獘相因而至顚倒奇幻妄想百端皆不知命之病入膏肓曰知命則知己之所爲舍古君子自立之道皆如捕風捉影畫脂鏤冰而一無所用而妄想盡員氣出知不員氣不浹或前或卻一出一入忽慕忽悲而氣日以餒氣餒則雖積數十年之學箸數十百卷書而無一言可用于世雖日句後世之名而終年所爲一鄉里之恆人而已矣卽得一當塗有勢力者噓之以起掖

之以升其庸陋苟且平時委蛇自喜一朝值小利害如毛髮而色動神沮實足以輕朝廷而羞學校嗚呼老成既遠學術岐出士皆以悅人爲當然自立爲無用時命爲人謀畧氣爲恆事紛紛總總具樗櫟駑駘之形體性情而不自策勵則其獘必至于此而無疑也僕不才自揣所立無以越乎俗承足下贈言忽以名材名馬許之愧不敢荷故竊求所以克副斯言之義反覆述之以質之左右若宥其夸妄之罪而受辱教之來書所謂相視莫逆者彌淡遠矣

與陸郎懷生書

陸郎足下昨見聽鶯曲雅潤爲本諷詠再過餘音被耳嘉

質鮮覯當自珍如玉不患無和氏其人者前語陸郎學詩必從古風始瞀律拘攣累天毀質靈暉初露全恃充養之正詩至有唐歌行無變不臻絜原而論宜習風騷陸郎人欲未鑿俊氣澄光心手洋溢必使取法深遠先求中正亘以律瑄一定雖淸濁萬變累黍不差也僕有論詩十餘卷尙未脫稾開章卽以三百篇爲要義極知其闊遠然今古隔世性情其天非剽雅竊頌以爲中瞀蓋涵泳古人造意之始乃贊我天事導源忠厚區分善惡詩所以爲性靈奧區也今毛詩一編崇之經中屛之詩外雖諷章繹句于天奚與哉嚴羽論詩曩稱超詣而仰明祖系騷爲絕境卽先

民難企願本先薄矣此可與年少美質者語齒越弱冠俗格浸漬閒僕之言惟笑而已楚詞苞括漢魏昕夕蒐獵無可芟夷漢迄盛唐衣食粱錦沿洄而下可爾毋陵節施也所示文丰姿瑩朗照我几牖第棖柢不深名理終滯蓋文生于情情敷于才才運于氣氣含于理理厚則氣昌氣昌則才之開闔動靜變猶鬼神而情有隱顯卷無遁匿小夫爲文不審培植理氣伸紙攤想借助才情譬之惰將驕兵不潰者鮮況望摧堅如拉朽耶且萬物皆氣也氣不自知理之厚薄爲其本始典論論文下逮韓柳文本于氣發洩靡遺詎知理者太一虛實竝賅氣稟理行如子奉父近代

甯都魏氏特發積理一言自謂陵轢往古而理與才氣分合精微尙昧其故文之難言如是夫積理以培氣亦讀經而已矣小戴左邱公穀孟氏固已顯示指南雲蒸萬有若易書與渾言炼精實乃周秦諸子銅鹽之山海也經文如日百代所瞻今童子誦經妥思芟緐就簡何以爲受言地經外莊遷最古歷朝摹效雖多而光景日出多誦萬徧理塞者開氣劣者振韓歐諸家就緒治之勢如破竹愼勿窺近代文集使胷腹塡雜陷害一生時人之病卒由于斯僕近悔悟撫膺頓足悲其已晚陸郎以我爲鑑審端用力焉得不愼重實愛美嘉質恐蹈私心所非薄者略陳之非知

塗也暇當舋談

與黃蔚雯書

蔚雯足下九月晦入城訪足下不值邑邑以返頃者裴烈婦神主入節祠一事城中諸君子議者曲折百端總歸二說一主表節烈也一主別流品也二說衡之于理雖有輕重而初念皆情理所有及二說互持久久不下于是初念變爲意氣意氣變爲門面門面變爲鬬辨鬬辨變爲詞訟詞訟又變爲調停蔬至詞訟調停之說與則似藉一裴烈婦以爲逞勝之端解和之具而其初表節烈別流品之一念恐未必寘于胷中矣僕郡人也身處局外意氣門面空

諸所有竊以爲諸君子于此當就事論事不當求勝嘗可曰可否曰否不當兩就輒私斷之曰此事無佗但以 聖旨旌表民人裴廣妻周氏民人兩字而已民人字定則裴烈婦神主入祠之議定或曰裴廣非民人也賤役也皂賤可混乎應之曰皂賤之分宜稽卯簿卯簿有名謂之賤卯簿無名謂之皂此內自六部以下外自督撫司道以下所萬不能亟變游移者也裴廣爲縣白役卯簿有名乎無名乎若曰此賤役之賤役則尤空滑無稽不足一辨者矣命婦守節不得請 旌何者爲其所易知而節不足難也援此推之則以微賤之家得節烈之婦乃 朝廷之所重也

譬如朽壤生嘉樹覩者當十倍尋常護持贊歎而猶摧挫之乎而猶摧挫之使凡爲微賤之妻女者聞善而自阻以守節爲多事改節爲當然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賤者之妻與諸節婦伍爲諸節婦子孫者安乎辱乎應之曰此意也小孝爲百大孝尊親以德不以位鬼神依人依德不依位使婦之節烈稍有遺議而入祠也則雖爲一品官之妻與吾高曾祖妣並處一堂亦辱也使誠爲節烈者也則鬼神已諧和而無間矣而人猶以儕伍寒微爲辱而摧挫之不亦傎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吾不防其流弊脫府縣之隸皆得藉口裴氏以節孝入祠與士大夫抗衡則若輩不

謂橫行無所忌乎應之曰凡云流弊必姦貪邪侈之類也如此事者使不防其流弊而若謹之家竟皆得節孝者也是得節孝之流弊也其又何防焉且節孝自節孝也橫行自橫行也今不于作事裁抑若謹之橫行而時與慶弔焉時與揖拜焉而乃于眾著之節烈抑之于將來之節烈防之將毋節孝即橫行之端乎嗚呼烈婦已腐　旌表即不入節祠亦無損于烈婦而鄉黨之中有奇節卓卓如此不得與胥姝祭享列非薦紳士大夫之責乎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文武仕途人爵也惟此當開出身察流品者也故即使裴廣身為賤役而其妻殺身成大節徒以別人

爵之流品而阨之使不得大書其壯烈之氣聞者猶盡焉
傷之而況裴廣者前不登卯簿後已書民人　綸音煌煌
昭示久遠乎而況諸君子所謂別流品者又非盡出于初
念乎諸君子誠能公視兼聽舉一己之轉念悉空之則必
以民人兩字為定案以民人為定案則裴烈婦之主入祠
與祭而無疑不特闢辦爭訟可以息并調停解和之局亦
中立而不可以用也僕郡人也胷中空諸所有故言之似
快入聽尚少德微自忖無所設施持空言而已矣足下務
裁斷盡一有不中理語即痛繩側叢事系名教而論事當
否亦居心淨不淨之徵也敢縷縷陳之以求正焉

與邵羽吉書

羽吉足下僕不才不能順時入意齒逾四十無豪髮成就疾病侵犯飢飽皆不惻懷承示養生法沖和平淡一切寘度外椅詞懇懇愛踰骨肉又洞見癥結而藥之感激奚可量然足下謂僕諸境濃郁僕非敢如此也使僕物物沈溺其間僕之疾信不可爲矣蓋僕之大戚而不量力者有三端而其餘不得與焉何則僕家非天下望族然先世文章頗成卷帙其以詩著于郡邑志者甚衆他倘不止此以世淸貧不能蒐輯刊布歲久益零落故當代名流不盡知淮郡潘氏文藝之盛請無遠言先君子一世潦倒詩文藏之

饑者崇尺許當時抑遏不露而得自慰者僕不肖將以闕之目今賤軀亦迍蹇如此不能發揮前人光采爲人子孫何以立人世每春手澤卽汗淚衣淚盈睫者此也足下謂僕之心能淡忘乎否乎然寸心展轉怵惕二十餘年于玆矣究不能分寸自效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一也遂巷僻處謀饔飧不暇何暇與當世事然自束髮學文章卽私衡世人核其短長卜文運盛衰擬古人與否夫文小技目然嘗橫覽六合未見一拔萃之士尢可駭者後生末學嗤點前輩放弃理法高明沈潛并爲一談晝夜雒誦迷惑彌甚聞之痛心駭之不可屈指而袞袞鉅公主文事者阿此

流俗不知別擇戛揚其波往往負海內盛名而遴取之文
徑如兒戲僕雖一書生名不濫闒井酒酣大言猶欲得機
斡轉爲　國家文苑生色不虛爲太平之人閒者侮笑不
休僕旣酒醒亦痛悔其妄然偶覽世人文字必邑邑不快
疾掩卷弃去移時胷乃氷釋譬鏡諦視雙鬢半白累料無
所建明又自痛也天如不使古人之文復昌于時深山邃
谷中耆宿不出者多矣如僕之鼯腹背毛目何足算哉何
足算哉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二也僕行鄙才拙年逼
知聞德功不建灼有明效逐日顧影悲悔虛生無以見先
人于地下顧此心不死者惟自髫齔受書苟非疾病賓客

未嘗廢吟覽船窗驢背亦挾冊歔詠資以自遣半世躭玩紙墨遂多詩古文詞雜述二十年來已數十萬言風雨之夕篝加校正實愴庸陋不足與古作者相上下必勤苦磨琢始可自信貧家無書所箸之書倉卒不成以事罷去或立志纂訂尚未措手又若干種妄冀天假暮齒俾獲蕆事正後世之君子而乏于貲財授徒餬口講畫塗改惟日不足方思搦管箸書日影已昃體羸疾多心煩健忘昔記古典十遺四五勉彊記錄頭岑岑痛矣體中小和賓朋過訪弔喪問疾又相錯糅悲哉悲哉當世已矣文采亦不得見于來世古人云魂魄一去身同烋艸僕雖無萬夫之稟亦

不願以恆人自待而所造就如是足下度僕心安耶未耶
此所謂大惑而不量力者三也由此三端感槩九起故足
下視爲無境不濃郁耳夫天下之至濃郁者莫先于財貨
科名毀譽足下視僕于財貨何如哉僕自省之科名得失
曩實縈擾今非淡泊葢信有定數憧憧無益且僕卽駑下
一鄉舉一進士倘不足爲光榮也所以逐隊隨行不卽浚
舍者或假此爲僕之所欲爲若玆事得喪關係殊小小然
可爲知我者言之外人含笑而不信也眼前毀譽囂囂呶
呶時起時止時分時合視之同蠛蠓之過于前不足悲喜
假令今人所目爲四海宗工者斥僕狂妄不值一錢僕亦

將笑而應之何況餘子哉實自有不量力者慼愴侘傺冒
荷足下明教將力求守身爲大之義自今以往開解三慼
含眞守和無復耿耿矣男子生以不成名則旦夕先朝露
可也落落穆穆心如木石與大化相鼓盪而不自知亦可
也前易而後難爲保身計當爲其難者託夙契不覺緜委
子建云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退之云微足下無
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生書

王生足下生以文事疋于余顧近所作往往與余之論文
者相出入此非文之病也天下之大患二利害而已矣利

害之乘也理克勝之理不明雖一言之出皆惴惴然惟利是趨害是避況文也歟舉天下皆怵迫于利害而苟且其文而吾與其術以爲教無惟乎生之不能信也非生不帥教也生未知利之果不足趨而害之果不足避也夫吾所謂利天誠利之乎吾所謂害天誠害之乎今居家讀聖人書一文字關目猶不敢與時俗異其出而有爲必俗子而已矣倘安所爲耶至于利果獲害果遠其獲罪于天必甚矣或曰文字從時好卽獲罪于天乎曰吾非謂從時好之文之獲罪于天而推此不敢不從時好之心之必將獲罪于天也夫科名之得失不自程其學之淺深竊竊惟必得

者是驚余少之爲而悔之矣生猶將學余之所悔者邪然
余之未覺悟也鮮以此正余者今余以之進于生矣生待
異日無所得而悔邪抑終弗悔也夫生苟不從時好又奚
以知其必不得也得之不得日有命命在而利害無權然
則君子之不獲罪于天有道焉知命而已矣生苟求此生
豈惟以文事正于余余豈惟以文事正生也勉矣自愛

與鮑生掄彥書

鮑生足下車橋一鄉百旣無城安得立城隍廟足下昨過
我求爲其廟楹儷語余辭之而不獲亦遂妄思其可以立
廟之義雖不免坿會或達者之所莬擇也謹譔云非郡縣

而饗威靈大蜡有水庸宋其遺意爲都邑則立壇廟成羣得置社坊之禮經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府城隍神封威靈公州靈佑侯縣顯佑伯永樂中都城建城隍廟曰大威靈祠王氏敬哉冬夜箋記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祭城隍之始今車橋乃郡縣中一鄉法不得祠城隍然蜡祭水庸非僭也又桉祭法云分土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此雖言祀先祖然亦可通之外神祭法又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正義云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此非都邑之壇乎今車橋數千戶合論語千室之邑毛傳下邑曰

都之義雖法不得祠城隍若以社爲例合爲衆特置之義
然則玆廟也考之古則不典稽之時則非制余以水庸置
社二義證佐之遂非篤于禮者所譏矣或疑俗謂土地神
爲社公今以社比城隍毋乃遼闊曰城隍廟始建于吳赤
烏年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于史其後唐張
說有祭城都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
黃州城隍文杜詩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李陽冰謂惟
吳越祀之非也陸放翁曰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矣然張
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
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然在祀典與洪武

初禮官亦奏曰先儒言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然則城隍
可賅土地社可賅城隍余以置社比實非遼闊不切語且
淫祠之宜廢者衆矣文昌眞武二祠禮官尚欲據典撤毀
況如車橋之城隍廟哉余以置社比其義甚正後雖有據
禮之守令將亦不得去之旨或又疑車橋之廟無壇而曰
立壇廟何也曰明史禮志京都祭泰厲設壇祭日設京省
城隍神于壇上是城隍神實主厲壇事兩事一體志又云
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里社則祭鄉厲乾隆
十三年淮安府志云郡厲壇在北門外在縣曰邑厲里社
鄉厲二壇在各鄉鄙此雖分爲二壇與明史里社則祭鄉

厲不符然今車橋土人私名城隍廟其實廟門署太平菴祗寓逐厲之義土人賽廟神時必擇隙地設棚呼之曰鬼神壇奉神往而莅焉仍合里社祭鄉厲之義余故曰壇廟也噫廟楹儷語瑣瑣證經史殊可一笑然今人文字大都信心杜譔隨俗妄語見人立異反從而非之余故譔此以漸正俗而又反覆自釋其意如此足下其參訂焉